

# 粮食的掠夺

## ——冷酷无情的征收

引地章

(警察署长 警正①)

引地任职旧三江省依兰县公署警务科科附警正，是1941年3月初，此后已经有一年半了。

7月中旬，白天的太阳火辣辣地照射在屋瓦上。连续干旱，道路扬起沙尘，大田里的蔬菜叶子萎缩成黄色，沙沙作响。如果这样再继续10天，高粱和谷子就只有一半收成了。农民们的脸上露出暗暗不安的神色。

这天，引地正在科长室瞌睡，突然，桌子上的警备电话叮零叮零地响了。

“讨厌！”吓了一跳的引地，一面嘴里嘟囔着，一面拿起了听筒。这是双河警察署高桥警尉来的电话。

“双河警察署管内三道冈村的村长，率领四五十名农民，为了粮食问题，今天早晨很早就到县里来请愿了。”高桥的声音稍微有些尖锐。

---

① 日本警察级别名称。——译者

“这样重要的事情现在才来报告，管什么事呀！”引地不高兴地啪的一声放下了听筒。

“真麻烦，混帐东西！”他一边嘟囔着，一边使劲按着传呼铃，叫特务股长。不一会儿，安藤特务股长进来了。引地把刚才高桥来的电话告诉他之后责问似的说道：

“同你们那里什么也没有说吗？”

“是的，什么也没有听到……”安藤露出诧异的神色，一个劲儿地眨着眼睛。

“你的教育是很不彻底的！”引地大声申斥着说。安藤大吃一惊，应了一声直直地站着。引地从烟盒中取出一支烟来，点着火后推委说：

“佳木斯市的粮食，因为运输的关系来不及用了，作为目前变通办法，决定拿出依兰县各村备荒用的粮食200吨。也许因为这件事，农民严重动摇。我不是跟你已经说过要注意嘛！”

“那是因为预定最近就要找署附<sup>①</sup>，所以没有联系。”安藤一面把长胡子拢上去，一面勉强奉承地笑着说。

“就是因为这样才不好办！特务股长本来是县的耳朵。要好好干嘛！”引地当面指着鼻子说道。他怒气冲冲地叫来警务股长渡边警佐和石山，关于对付请愿者的策略喋喋不休地下着命令。

不一会儿，县公署前看到了熙熙攘攘的马车和很多农民的身影，警备队员不断地驱散农民。农民们在这样的炎热天气下也不坐公共汽车，从今天早晨开始，有的走了40华里的

---

<sup>①</sup> 署附是伪满警察署配置的副职官员，一般由日本人担任，掌握实际大权。——译者

路，有的轮流坐着马车前来。他们戴着高粱草帽，身穿的单衣已经看不清楚是黑是白，破烂不堪。有的赤着脚，也有的穿着破鞋，但是他们手里什么也没有——在县城附近由警备队缴过了。

不久，作为农民代表的村长等五人，由曲科长引导走了进来。李村长不肥不瘦，不高不矮，超过六十大关，有健康结实的身體，眼里放出不屈的光芒。垂落下来的长髯和机警的脸配合得很恰当，给人一种坚强的感觉。

农民们的代表用眼睛暗示李村长早点发言，但是他很难找到发言的机会，等得很焦急。村长趁出来应付的早川副县长说话中断的机会，才用强有力的声调说了起来：

“去年也如副县长所知，不够八成年景，大部分村民不够口粮，现在只能在仅有的高粱、小米粥内加些野菜或玉米空芯来吃。”

“这样的事情大家都一样，日本的士兵也没有好好吃饭，也在受苦呀！”早川夸大其词地说。

“实际上到今天为止我们都在想方设法地保命，可是已经怎么也不行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只好请求给我们开放义仓。”李村长把话转入了正题。

“村民们说，死活的重要关头，是我们的小米，在这个时候大家分分吃，不用顾忌谁。我好容易才把他们安抚好了来的。”村长用眼向站在旁边的四个人看了一下又说：“初春时候，因为采榆树幼芽吃，榆树也变成光秃秃的枯死了。现在，大田和山丘上的野草也吃光了。如果是瞎话，现在县公署前那个大街上来了40来人，可以请你问问！”

四个农民代表在李村长说完后站了起来想要说什么，早川用手制止他们，曲科长也劝他们先坐坐，所以那四个人不得

已又悄悄地坐了下去。早川鼓动着圆肥的大肚子，把头枕在沙发上，露出微微的轻蔑笑容说道：

“那可是大事情呀！县里是不能随便发出开放义仓命令的。要是那样做了就会有许多人要进监狱的。如果考虑一下前线的军队，这点受苦不是算不了什么吗？在这个时候，老鼠也好，青蛙也好，蛇也好，凡是能吃的东西什么也得吃，不忍耐一下不行呀！”

对于这种粗暴的话，李村长等五个人，哆嗦着握着的拳头，一声不响地咬着槽牙，盯着早川。李村长慢慢地从怀里取出放在信封内的请愿书，提交到早川前面：

“副县长先生，这是大家商量好写的请愿书。只是这个，无论如何希望得到批准。”

村长的眼睛闪着异样的光亮。这是村长的辞职书，是和县里断绝关系的信，明显地表现出了他们的决心。早川刚把目光落在请愿书上，在李村长旁一个高身材、50岁左右、脸瘦长、只有眼睛发亮的农民便站了起来，向早川和引地同样看了一下说：

“副县长先生，我是三道冈本屯的人，去年遭受天旱和水灾，吃也吃不上，还向县里担负了八成的出荷<sup>①</sup>。现在连孩子们穿的衣服也买不起。我现在家里五口人，每天光是吃些放进草叶的粥。这个时候只希望把我们积存的小米发还给我们。这不是说要求县里帮助，只是说我们的小米让我们自己吃。求求你啦，副县长先生。”这样说完，另外三个农民也站了起来，想要说什么样的样子。

---

① 出荷原意是运送上市商品，但在日伪统治我国东北时期，指日伪法令规定，必须把粮食物资卖给政府，违反这个规定就是犯法。这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残酷掠夺中国人民的政策。——译者

“双河镇的刘署长知道这件事吗？……”看到这种情况，引地用严厉的脸色问道。

“和刘署长也再三地试着谈过，他说现在还不是应该谈这样事的时候。”李村长这样含混地回答。

“可是对警务科，刘署长什么也没来说呀。你们这种请愿，很多人拥到县里，要是出了什么事，警察可放不过你们。”引地仍旧用不高兴的脸色申斥似的盯着说道。

四个农民悄悄地坐了下来。早川手里原封不动地拿着请愿书，说着宽心话来搪塞：

“今天碰巧县长也因病休息，以后再慢慢商量，先决定进行现场调查吧。所有的事情都等以后再办。很快就能吃到新小麦啦，豌豆、土豆也快能吃了。雨也不会这么长时间不下吧。这样的時候，第一需要的是忍耐。”

“副县长先生，我们吃的东西不吃，存了下来，就是考虑困难时候用的。现在，大家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了，在吃着玉米芯啊。孩子瘦得只剩皮包骨了，正在接连不断地死去。副县长先生，拜托啦，请把义仓打开吧。”一个农民站起来，殷切地申诉着。后面的话塞在喉咙里，几乎听不到了。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说是去调查。现在就办不行，总要在调查之后，也好向省里说话。今天暂且回去吧！”早川不耐烦似的摆着手。

农民们握着拳头，咬紧牙关，眼里闪着憎恨的光芒。

四十几个农民远远围着警备队的哨兵，窥视县公署里面，注意看着代表和曲科长的对话。

太阳明显西斜，炎热的光线无情地照射在燃起饥饿、失望和憎恶怒火的人们的半边脸上。

引地想起刚才早川用佯装不知的脸色，说是在这个时候

老鼠呀、青蛙呀，什么都可以吃，感到可笑，说道：

“说得很巧妙呀，副县长……”

“你说什么？如果对农民所说的一项一项都采纳了，或是同情了，那就难以承担那些得意忘形的要求了！如果不稍微关心点前线的士兵，不让这些农民也受点苦，他们在欢乐的时刻就会认为是应当的，一点感谢的心情也不会有有的。”早川这样说道。

## 二

从10月末开始，县里着手抢夺出荷，第一步就是进行欺骗宣传。引地负责三道冈、双河、头台桥三个村子，在12月中旬的冷天到达了当地。

宣传班一行把三道冈村民集中在小学校的校园里。原来的那个姓李的村长因率众到县里请愿而被辞去了职务，由一个姓王的男人来代替。双河镇的刘警察署长也穿着威风凛凛的制服来到了现场。

引地转动着圆圆胖胖的身体，不慌不忙地走上台去，怒目环视了一下村民之后开始讲话：

“日前，作为大东亚战争<sup>①</sup>的战利品，每户每人平均配给了半斤爪哇砂糖，这应该是大家都已经清楚了。这次战争如果结束了，从南方各种东西就会接连不断地运来。不管怎么说，南方米的收成一年有三次，什么大米、砂糖、橡胶、水果，都能够很便宜地买到。而且，粮食也没有必要拿出来了。日，满人作为亚洲的领导者，大家都占有高尚的地位。

---

<sup>①</sup> 即1941年12月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译者

大家还能够坐上大船，坐上飞机，到南方去旅行……”他这样嚷着，像骗小孩子似的说着显然愚弄人的话。农民们对这种任意胡扯，只是面对面地苦笑。

引地没把这样的事放在心上，故意清了清嗓子，咳嗽一声接着说：

“如果不听我的话，躲避上缴粮食物资，或是隐藏粮食使其流入黑市，对这样的人绝不能宽容，要抓进拘留所或监狱。但是，我不想干那样的事，我也希望各位绝不要有那种轻率的举动。”引地认为应该这样预先威胁一下。他说完，便走下台来。正傲然坐下来时，一个农民站了起来。尽管天气这么冷，他仍只穿一件处处露出棉花的破破烂烂的棉衣，下面是一条没有絮棉花的单裤，戴着茶色碗帽，50岁左右，长着长胡子，是个瘦瘦的男人。

“我是三道冈后街姓王的，今年种了一垧半地，分摊2600斤。我的土地以前不错，但是自从集并在村落里以后<sup>①</sup>，离开种植的田地远了，肥料也不能如愿施加了。今年由于天旱和大雨，只有七分收成，好容易交上十分之六，再也拿不出来了。尽管催着上缴，但已经没有可缴的了。再加上说是要给日本军送干草，出一辆马车到倭背车站，来往要过一个晚上。我没有马车，如果雇马车，一共要花15块钱。干草钱只是10块，单是运送就要损失5块。尽管说要上缴，但实在是很难办到的。我们就要饿死了，希望为我们好好想想。”

在农民们当中，“是呀”、“是这样呀”的声音，从四处响起。有一位在后面的农民站了起来，是40岁左右穿着黑夹

---

<sup>①</sup> 集并农家为一大村落，是日伪时期实行的一种残酷政策，目的是防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隐蔽在农家打击日伪政权，防止东北农民和中国共产党结合。——译者

袄的男子。

“我是三家子姓李的，半垧的土地是1200斤的配额。屯长或牌长的配额是宽裕的。我们家连孩子是五口人。好容易勉强出了一半，那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力量。今年因为卖掉了马，雇马车出荷，如果扣除这个马车钱，和兴农合作社强制储蓄的钱，那就没有钱了。虽然领到了少量的棉布配给票，但是没钱去买。我们只是在卖粮食的时候才能给孩子买一两件衣服，但近10年连这个办法也不行了。不久就要过年了，但是连穿的衣服也没有，还在冻得发抖呢。不只是这样，就连吃的……”话到后来竟变成了哭声，他用黑的带污垢的大手从侧面把流出来的眼泪不断使劲擦拭。在农民当中，有人由此勾起对自己身世的悲痛，跟着哭起来。不一会儿，四五百人的会场吵吵嚷嚷的一片喧嚣。

“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完全是这样的呀！”大家纷纷说道。

刘署长在这个时候只是用很大的声音申斥着：“安静！”引地从翻译那里听到这些话，气得脸通红，眼睛吊成了三角形，高喊着骂道：

“你们在说着什么话呀！你们现在活着是托谁的福？不是因为大家有日满军警<sup>①</sup>吗？你们的命是谁在保护着？你们不是狗和野兽，这点是应该考虑的！常说‘日满一德一心’，即使稍微有点和日本合作、希望日本战争胜利的心，三顿饭改成两顿，多吃点粥，也是能够忍耐的。给日本军出干草，即使是半价不也光荣吗？发牢骚的家伙是抗日反满<sup>②</sup>”

---

① 指日伪军警。——译者

② 反满，指反对伪满傀儡政权。——译者



分子。这些家伙必须彻底整一整！”其实，农民连两顿饭、喝粥也做不到，这是现实状况。对于这种恫吓难以理解的农民们，还在热烈地谈论着。

引地想，如果在这里呆得太久，还会听到一些不中听的话，于是说：“那么回去吧！”他身材矮小圆肥不像样子，耸着肩膀，手里拿着日本刀撤走了。农民眼里闪着愤怒光芒，瞪着他的背影。

傍晚，引地由三道冈村到达双河警察署，在村长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他享受了在农村少有的美味的中国饭菜和烧酒。酒后他高兴地巡视了警察署。所谓巡视，就是为了彻底地掠夺粮食而上紧螺丝母。

后来，引地带着刘署长等七个人，跑到从依兰通向勃利车站的双河镇大街的十字路口。这时，两辆公共汽车，满载着乘客正要出发。引地和公共汽车的车长、乘警说了两三句话，取得了联系，命令开始搜查。其中一辆车有40名以上的乘客，因为命令带着行李的人逐个下车进行搜查，车内乱哄哄的。孩子哭叫，弯腰的老太婆被推推搡搡。所有的行李——皮包、小箱子、包袱、被褥之类——都要从一头解开进行检查，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结果查出白面5斤，小米10斤，黄米年糕3斤，白米8斤，朝鲜人的麦芽糖10斤，高粱米10斤，小豆5斤，饼子20个，等等。这是料想不到的收获。引地像好不容易找到食物的狼一样，一会儿跑到前面的车子，一会儿跑到后面的车子，命令把这个打开，把那个弄开，嘴里喋喋不休地下着指示，脸上显现出骄傲的神色。

在这种暴力压制下，被牵连的人共计12名。

“问题不大的让他们回去，怎么样？警正先生。”刘署长城惶诚恐地说。

“别说话！全部带去警察署，由经济保安主任审问后听听情况再说。”引地瞪起眼睛，命令都带去警署。

12个人，每人轮流向刘署长和经济保安主任请求，愿意把东西充公，让他们乘公共汽车回去。但是，由于县里的警正不许可，他们只得被喊骂着带走了。

引地和刘署长一起回到警署。在候讯室里，12个人坐成一大排，露出为难的神色。引地非常厌烦地看着他们说道：

“怎么样？”

“实在抱歉。这种事情绝不再干第二次。”大家都小心翼翼地低下头来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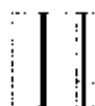
“你们认为道歉就行了吗？哼！现在是什么样的时局？连孩子都为争取战争的胜利而忍耐着，你们干这样的事好吗？你们这些蠢货！不是国民的东西！喂，经济保安主任，没有关系，一个人也不留地押送过去，让他们受罪去吧！就这样吧！”引地瞪了一眼，像丸子一样的身体滚进了署长室。

经济保安主任“是”的一声恭恭敬敬地送走了引地的后影。后来，这些人是否被送到拘留所去了呢？孩子的哭声，沿着走廊传过来。过了一会儿，经济保安主任进入署长室。

“警正先生！”

“什么？”

“那个拿着三斤白面和三斤黄米年糕、抱着孩子的中国妇女——她孩子是百日咳，发高烧，病情恶化——带的东西是好不容易回一趟娘家从亲妈那里得来的礼物，拿回去给婆婆和丈夫吃的。那个带朝鲜麦芽糖的朝鲜人，说是拿去给佳木斯的母亲的土产。量虽然是多一点，但如果加以教训之后让他们回去……”经济保安主任歪着嘴，闭着眼似的硬着头



皮说道。

“混帐！那样的事情听到好几次啦！这是对现在重要政策的违反。不能考虑情面，要判以重刑。少说废话，押送走！这种管束不彻底，出荷的成绩就上不去。孩子要是病了，可以让委托的医生去看。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是他自作自受。”引地又把陷下去的眼瞪起来，高喊着说。

这天，警务科来了电话，说是如果回县里，那么，早晨由兴隆镇开出的县里的半乘人用卡车，正载着新上任的吴警务科长，在回来的途中，可以绕道双河警察署。于是，引地决定留下赤泽开拓股长和两个中国籍的工作人员，自己从双河警察署回县。在卡车的乘人处，坐着引地和吴锦寅警务科长，上面载货处只有兴隆镇曹署长和两个警官。

引地跳下车，爬到上面载货处，想要和曹署长他们说些什么。他不知为什么，总觉得那些人有些慌张的样子。

引地感到有点奇怪。凭着多年搞刑事的经验，他透过傍晚暗淡的光线，看到堆积的稻秸下有像麻袋似的东西。他问署长：那是什么？

“这是我和森林队长商量拿来给吴科长、警正先生和警务科员过年用的——五袋江米、两袋小豆、五袋白面，此外还有三头猪。”曹署长这样说道。

“正是时候。可是如果不谨慎，那不是麻烦吗？”引地内心虽然很高兴，但是故意装出不痛快的样子，一边小声说着，一边偷偷摸摸从卡车上下来，回到原来的座位，什么也不说，若无其事地和吴科长并排坐着。

卡车好容易用足力气跑起来，已经是四周黑暗了，只有车头的灯光照射在南大桥的依兰县城郊外大道，指向城门驶去。

### 三

1943年1月，县民收获的东西几乎全部被掠夺，处于饥寒交迫、正在等死的关头。依兰县公署的日本人在官邸里拿出日本的三弦琴，喝酒唱歌，敲着鼓，吵吵闹闹的。这是他们在过年。在早川和引地家的大门口，摆着用草席包着的能装四斗的大酒桶。县整备委员会因为对县民的配给物资先扣收两成，所以什么都可以弄到手。河鱼有泥腥味，菜肴就用鲷鱼和鲑鱼。兽肉对供神不尊敬，引地家的仓库里便堆着15头猪、两头鹿、200只野鸡。米、水果都堆积如山。

但是，在醉生梦死的大约10天之后，不论是早川还是引地，都像盗贼从午睡里醒来一样惊慌起来。因为出荷才刚刚超过70%。

早川认为省里配额的96000吨粮食，即使缺少一粒，也有关自己的面子，有关依兰县的名誉，有关三江谷仓地区的地位。他只坚持这些无谓的主张，对于农民的悲惨生活却一点也不考虑。

他们认为，即使农民会饿死，也得这么干，如果手下留情，则是有关自己职位、有关战争能否胜利的问题。还有16000吨，不论怎么样，必须硬抢。

引地计划的抢夺粮食，终于从1月20日全县一齐开始了。

北满1月20日前后，气候多是零下20多度，有时超过零下30度，是很冷的。原野、山丘、大田、河川硬邦邦地冻着。吹来的风刮起混有细沙的雪，在路旁积成雪堆。

这里是依兰县永发村村公署所在的永发屯，村公署旁是

分驻所，通向太平镇的县公路从这里穿过。在公路的两侧，约有一百四五十户的集井农家。引地指挥的100多人的搜查队，从县城出发，分乘三辆卡车，在上午8时到达这里。

引地这天穿着能耍威风的警服，想要恫吓农民。手枪、望远镜、水壶、图囊等等，象插放炊事用具的有小孔的竹筒那样，在腰周围都挂满了，完全像讽刺画里的一只小狗獾。他从最前头尚未停稳的车子里跳了下来，手里拿着长长的日本刀，瞧也不瞧来迎接的人们，就进入了村公署。

村公署和县里的工作人员交换意见，商量各项工作，但是怎么也不能统一起来。警察不介入则能不能干，这样的问题过两三天后就能见分晓，可是现在还很难确定。县里的工作班长们对农民的情况虽然充分了解，但是自己不愿意承担责任，含糊其辞地想极力避免警察介入，这是他们的本意。急躁的引地不能忍耐了，独自决定命令开始搜查。把百余名搜查队员、当地的警察，再加上自卫团的12个班，布置在各个地方。

在村公署所在地的永发屯，摆了两个班的搜查队，而引地为了指挥搜查队，在各个村落内进行巡视性的检查。

西边的村子从尽头的农家开始，林警尉指挥下的第一班进入第四户一个中农家里。林警尉和这家大约三十五六岁的儿子及老太婆对起话来。儿子瘦瘦的，高身材，颧骨突出，眼睛很有精神，穿着满是补缀的棉衣站在院子里。老太婆抱着两岁左右的孙子。

“去年出荷，家里不够吃，和地主约定以三成半的实物作利息借了粮食，好容易才归还。今年八成年景，好容易拿出十分之七，再也交不出来了。”儿子眼光闪闪地说着。

“就要过年了，真是可怜呀！明年春耕，连吃的都没有，

马瘦了不能干活，那怎么办？”老太婆用责问的口气说道。

“我不知道，交不交由你说吧。如果不交，就留下三个月份的口粮，其余的包括种子都拿走。”林警尉说。

儿子心事沉重，不言不语地低下头来。

“那是乱来，如果连种子都拿走，以后怎么办？除了死没有办法了。你不也是中国人吗？这不是太残酷了吗？……”老太婆说道。

“那我管不着，这是命令。”

为了了解搜查情况而进来的引地，漫不经心地往外看着。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五十七八岁左右的老人，从装农具的堆房里慌慌张张地走了出来。引地正觉得奇怪，老人又走进堆房，不一会儿又出来了，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进入正房。引地假装不知道地问道：

“你是哪儿的？”

“啊，我是这儿的老人。”

“是吗？”引地稍微点了下头。

林警尉带着那家的儿子去了谷物仓库，儿子摘下仓库的板子说道：

“你看看！五口人的家就剩这么一点，到今年秋天吃什么？没有出荷的时候，这个仓库还有一半以上啊！”

“说过去的事干什么？喂，把这个计算一下！”林警尉命令班员说。

“林警尉！”引地大喊道。

“有！”

“算了，仓库回头再搞。全部搜查，从这儿开始！”林警尉立刻对部下下了命令。正屋火炕上的草席被抢过来了。在顶棚上一个一个吊着的袋子——装着种子、小豆、豇豆、葫

芦——被扔掉了。大豆、小豆、豇豆在屋子的泥土地上散落得到处皆是，老太婆让孩子躺在火炕上，想要收集起来，班员中的李警长用脚朝她腰上沉重地踢去。老太婆惨叫着趴倒下来，头强烈地碰在屋里的衣柜上，痛得直哼叫，孩子哭起来了。咚！咚！墙壁被撞着，终于被撞破了。堆存的谷糠被翻倒过来，高粱糠也被枪噗哧噗哧地戳着。

“喂，搜查那间堆房！”引地命令李警长。李警长和其他的班员一道跑进了堆房。儿子紧握着带泥垢的皴裂大手，瞪起的眼睛闪着光，锐利地盯着引地。

“喂，你要是说谎，那可是自找倒楣！”引地把日本刀猛力往前伸去，傲慢地说道。儿子愤怒地向旁边转过身去。

“警正先生，在那间堆房里什么也没有。”李警长回来说。

“好，我去看看！”引地到那里一看，果然什么也没有，地面铺着一张草席，上面只有吹掉谷糠的粮食渣子三斗左右。“真是奇怪！”他把两张竖立着的草席翻倒看看，那边的墙壁也没有发现不同的形状。

他把铺着的草席吱吱地拉出去，只见那泥土地面，麦秸和稻壳散着一大片。他试着用刀鞘咚咚地敲着，音响稍觉奇怪。这时，林警尉进来了。

“林警尉，在这儿挖挖看！”引地说完，在林的命令下，班员拿来铁锹和镐头开始挖掘，挖了两尺左右。“有了！有了！”他们忽然喧嚷起来。那家的儿子跑到外面想要逃走，被班员抓住了。

“这个混蛋！”他们一面大喊着，一面纷纷用靴子踢去。引地不客气地走近。

“喂，你这个东西！说谎！”他大喊道，并用长靴连续

不断地朝那人的屁股踢。

“警正先生，出现三个麻袋！”

“是吗？好呀，这家伙是个可恶的混蛋！说大谎的东西！”引地说着又踢了三四脚。儿子咬紧牙关不出声。

“林，把这个家伙送到头台桥去！把他拘留起来！然后把全部粮食、种子都拿走。”引地命令道。不一会儿，儿子被警察和自卫团用捕绳捆绑起来送走了。

老太婆老老实实地跪在地上，磕头哀求说：

“大人！粮食都拿去也行，只是把我的儿子放回来。大人，求求你啦！大人！”

“讨厌！这个老糊涂蛋！”引地哼哼地用鼻头冷笑着说道。他用靴子踢了一脚，同时用陷下去的田螺般的眼睛瞪了一下，走出了屋子。

天空是混浊的阴天，刺骨的寒风猛烈地刮着。对于所守护的聊以度日的粮食被抢夺——甚至连种子也被夺走的母子来说，这种冷酷无情再加上引地那种魔鬼和畜生的样子，实在是令人诅咒不已。引地却厚颜无耻地暗自高兴，自我欣赏这次指挥的高明。

“林警尉，不要讲什么情面！就按这种方法，一个接一个地干下去！到晚上要不搞完两个村就麻烦啦，明天要搞太平镇和金沙河村，得快点干！”他说着便到分驻署去了。

回到分驻署，李警佐说有电话，这是太平镇警察署押川警尉打来的：

“现在，警察署的特搜班在倭背河草原，抓到两个扮作砍柴人的农民，发现了十几袋粮食，分量倒不太重。现在，正在拘留审查。”

“马上就去，等着！”引地说着挂上了电话。



引地那一伙人的卡车来到太平镇街的进口时，令人惊奇的是：警察自卫团、学校学生、地方民众站成一大排，列队来欢迎，大约有1000人。

“这样乱吵乱嚷的作法不行！”引地申斥着警察署长。但是到了现在，怎么说也来不及了。也不是完全不痛快，因为说是特别为他准备的。卡车在进口的地方停下来，他端起了矮小身体的肩膀，不慌不忙地接受着敬礼走了过去。

这里的农民和商人们听说是可怕的东西来了，都要来好好看看。引地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这种祭神似的、庙会般的喧闹欢迎，既然已经进行了，就进行下去吧。这里是粮仓地区，他因而打算明天必须挽回今天的损失。

居民们的行列一直延续到警察署为止，大约有半公里。引地带着日本刀、望远镜、水壶、红皮图囊和硬筒子长靴上的马刺，这种完全发疯的姿态，与其说是让人有新鲜的感觉，还不如说是让人非常厌恶。大家直盯着他，露出不消说的“这就是日本鬼子强盗”的神态。

引地到了署长室，安定下来以后，在村长的介绍下接受镇内很多重要人物的寒暄。因为今天晚上举行欢迎会，所以，那些人都说着“请务必出席”的话。引地从早川那里也得到中央农产公社相当多的工作费，因此决定在明晚举行答谢宴会，他暗中还盘算着让那些干部喝完酒去干大事。

村长们走了以后，他赶快下了命令：“从拘留所把藏匿粮食的家伙们拉出来，带到审讯室去！”

他带着李警佐、王经济保安主任、押川警尉三个人进入审讯室。引地瞪着像蛇一样阴险的眼睛，直盯着从拘留所带出来的农民。

“到那儿去，坐下！”从怒斥着的引地的身上，冒出令人可怕的一股邪气。

农民翻着上眼皮，用掺杂着恐怖和厌恶的眼光注视着引地。

“喂，说真话吧！怎么样？要是不说就用那个！”引地说着指了指审讯的刑具。

“只要是我知道的，什么都说。”农民这样一口咬定。

“那些粮食是你的吧？”

“是。但不是我一个人的。”

“噢，是吗？一共是几个人的？”

“是11个人。今天早晨来的是4个人。”

“把情况详细说说！要是说谎，看看那个！老老实实地说吧！”引地又指了指拷问的刑具。

那个农民说是住在金沙河村本屯西头11班，叫作白玉章。这个班组都是耕种一垧地以下的佃农。今年年成不好，如果上交配额，剩下的只有五个月的食物和种子。听到村里人们谣传，说是没有完成出荷的话，警察来了要把剩下的粮食拿走。于是和邻组<sup>①</sup>商量，结果，留下三个月的食物，藏起种子和若干粮食。为此，女人和孩子的衣服，直到裤子，都拆开当作口袋。这样让很多人看守着会使人觉得奇怪，所以轮流装作割草的样子守护着。明年种地用的种子总是得留下吧。

姓白的这样请求着，滚滚地流下了泪水。

“说谎！你们还隐瞒着别的事情。都说出来！”

---

<sup>①</sup> 邻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二次大战期间强迫人民成立的一种保甲组织，以10户为一组。——译者

“老百姓不会说谎。我们是过日子的穷人。我们这种样子，注意看看还不清楚吗？”

“那样哭着就能骗得了人吗？押川，把这个东西给我使劲地打！”

押川把姓白的裤子脱下，用竹刀打了下去，是按照引地教的办法打的。正在这个时候，聂署长进来了，是个年轻、脸色苍白、瘦瘦的、五尺左右的男人。

“金沙河的农民思想很不好，实在抱歉。”他为了讨好引地，这样解释道。他接着又对姓白的说：

“喂，谁让你们这样干的？你们这些蠢货！”他说着便向姓白的肚子旁边踢去。

聂是中国人。中国农民的生活是怎样悲惨，这种强盗似的出荷是多么大的罪恶，他是很清楚的。而且，农民的反抗是多么正当，是多么激烈，他也是充分了解的。

“现在，搜查队到了。警正先生，村长和商务会长都在太平饭店等着呢。今天晚上，警正先生是主宾，做了充分的准备。”

聂一边露出卑鄙的笑容，一边注意观察引地的脸色。

“嗯，如果搜查队的干部到齐了，那就走吧。”引地回答后就进了署长室，一屁股粗野地坐在沙发上，从烟盒里取出一支前门烟<sup>①</sup>，点着火，想要压制住焦躁的心情。

“明天要对倭背河草原进行大搜查，还要搜查和大青山山地的中共依兰县委残党有联系的农民，金沙河村也要彻底搞一下。但是，这次的工作实在困难，说不定我要惨败。预定的一半或许也搜集不上来。可是又不能不予，骑虎难下。

---

<sup>①</sup> 前门烟在当时是特别配给物资，一般人很难买到。——译者

强迫也好，什么也好，都是为了战争胜利，也有关我的飞黄腾达。年轻的姑娘没有衣服穿，光着，孩子们在饥寒中发抖，穷人哭泣，哪儿管得了那么许多。”

想到这里，引地歪斜着无耻的脸，像蛇一样的眼睛里露出狰狞的轻蔑的神色。

## 简 历

学历：高小毕业

所属：伪满图们警察署

年龄：54岁

## 笔者的片言只语（1982年7月）

1956年8月1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宽大政策，我被免于起诉，即日释放。1956年9月5日，我在舞鹤登陆回国。

我现年80岁，在宫城县角田寺枝野字品浓47—3经营农业，耕种40公亩的土地。我一边干着农活，一边把关于恢复日中邦交的1200余人署名的申请委托书交给社会党国会议员西宫弘先生，这件事在1957年3月已经完成。我还参加了日中友好协会，购读《人民中国》月刊杂志。

此外，我协助并实现了角田市老人和3岁以下儿童的医疗免费。我还协助组成农民合作社，为避免儿童游泳溺水死亡事故而设置了游泳池，为救济种稻、养蚕农家的请愿，为革新派各级的选举等事也尽了力量。

我为大家服务，没有忘记中国人民的宽大政策，以日中友好、反战、和平为目标，发誓终身不变。

（引地章）